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與 《真相·巴萊》

『セデック・バライ』と『真相・バライ』
The Movie, *Seediq Bale* vs The Book, *Bale Ba Bale* (The Facts)

採訪 | 伊萬納威 (本刊本期主編)

圖 | Dakis Pawan 郭明正 (賽德克·巴萊) 族語總顧問

為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擔任族語劇本翻譯及電影隨拍族語顧問的Dakis Pawan (郭明正) 是賽德克族三群 (Toda、Tgdaya、Truku, 三群話通, 腔有異) 的Tgdaya群。也是霧社事件參與者馬赫坡社族人的後裔。

5分鐘試拍片 與魏導的第一次接觸

Dakis初次與魏德聖導演接觸是在2003年拍攝5分鐘試拍片的時候。那時候對電腦操作還不是很熟稔的階段，主要靠電話或傳真，



Dakis在拍片現場沉思。

Dakis協助翻譯5分鐘影片的賽德克語，之後就沒有再進一步聯絡。好在片場有許多族人跟Dakis一樣來自清流部落 (南投縣仁愛鄉)，仍然可以知道後續的發展。

雖然Dakis負責試拍片的劇本翻譯，但熟悉族語的演員們不一定按照Dakis的翻譯對白；只要他們大致瞭解要表達的內容，然後用自己的方式表達，如此族人演員的演出會更為自在。像是《賽德克·巴萊》片中飾演馬紅·莫那 (溫嵐) 的母親，就是最佳例子，Dakis看了覺得非常滿意。

Dakis記得當時5分鐘試拍片是由花蓮縣太魯閣族人Pitero (彼得洛) 飾演莫那·魯道的角色，而其族語帶著濃厚的太魯閣腔；不像後來拍攝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，導演嚴格要求片中賽德克族三群對白要依各群語言來表達，擔綱莫那·魯道的宜蘭縣泰雅族人林慶台，都被要求以道地Tgdaya語來完成對白，這也是整部電影看起來震撼十足的關鍵所在。

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族語總顧問Dakis Pawan（立者）與演員們合影。

Dakis早就期待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能夠順利開拍，不過他憶及當時大概只募得45萬，沒人要投資魏導的電影。「沒想到導演很妙，拍了《海角七號》，突然賺到錢，我想應該這個人，我該怎麼講…，他算是滿年輕，但很敢，算是很有策略。賺到錢的第一個決定就是要拍《賽德克·巴萊》。」Dakis在網路上看到「《海角七號》買到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門票」，魏導就此展開《賽德克·巴萊》籌拍工作。不過Dakis並未參與電影的前置工作，也沒見過導演，只單純地認為籌拍這部電影應該是很困難的事，更別提費用了。

看電影劇本 從抗拒到接受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劇組大約是在2009年8月找Dakis翻譯賽德克語劇本。第一次會面時，劇組帶著嚴云農與魏導合作的小說（劇本書），當時清流部落的長者包括Takun（邱建堂）與Mona（張進昌）也都看過，Dakis則是

稍微看過。劇組將嚴云農的作品分送給清流部落的族人們，Dakis剛好將書擺在桌上還未翻閱，Mona見狀彷彿面有難色，當Dakis問道：「你要看嗎？不曉得你有看嗎？」Mona看起來似乎對內容不太苟同。

第二次劇組再訪Dakis，帶的是一份活頁的劇本，應該是第二個版本。Dakis記得來訪的3位工作人員，包括電影的表演指導黃采儀。他們帶來兩大冊劇本想請Dakis翻譯，但因為聽說Takun和Mona不甚滿意，讓Dakis陷入猶豫。「三天以後再和我聯絡」，他們就把劇本留下了。

劇組離開以後，Dakis的太太覺得奇怪，先生怎麼不答應？她說：「有事情做啊！那個拍電影跟你們的霧社事件，有什麼關係？」Dakis回答：「《賽德克·巴萊》是以我們霧社事件為題材，當然裡面演的也有我很熟的族人啊，雖然沒見過，但也耳熟能詳。」她又繼續：「電影和歷史有什麼關係呢？」太太的一席話宛如當頭棒喝，讓Dakis恍然大悟，自己

竟然把真實歷史和電影創作混為一談了！畢竟史實與電影出入頗大，Dakis一直為此感到疑惑，心想：「我太太平常沒這麼聰明，怎麼這次那麼聰明？」

魏導與族人溝通劇本內容

Dakis因為太太的一席話開始看劇本，但是看了4-5頁就看不下去；看到第6頁，就舉出8-9個問題。但是太太鼓勵他：「還是做做看吧！」Dakis心想，可以翻譯的又不只有自己，依舊有些抗拒；真正開始翻譯後又不禁覺得「怎麼這樣糟糕？怎麼會演成這樣的內容？」例如莫那·魯道其實並未參加1903年的姐妹原事件，Dakis後來才知道導演是希望透過這種劇情安排，塑造莫那·魯道的英雄形象。而劇本內容提到在溪水的畫面，「看到他們就笑」——打獵是很嚴肅的事，怎麼可以笑？那是會被大人罵的，就算很高興也只能在心裡笑啊！

每每遇到類似的情況，Dakis的翻譯工作就會停頓，只好將劇本丟還給劇組，並提出

許多意見。劇組大概認為事不宜遲，魏導親自下來埔里進行溝通，邀集賽德克族三群代表在南光國小（埔里鎮中正路）討論劇本內容。那是Dakis等人第一次看到導演。由於《海角七號》帶給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，Dakis想想至少要尊重導演；而魏導那時對Dakis說：「劇本有什麼問題就和我講」，有了魏導這句話，Dakis才開始安心翻譯。

投入三階段演員集訓

Dakis最初接觸籌拍工作時，並不知道他需要參與為期3個月的三階段演員集訓。第一階段是利用周末兩天選角，當時主要的負責人應該是阿鑾（李秀鑾），還有另外兩位是演員出身，會看選來的人能不能、可不可以訓練，每次去就好幾個人。選角的地點包括花蓮、南投、宜蘭等3縣，有時候導演也會同行，尋找演員飾演青年、壯年的莫那·魯道。導演找了很久，其中Dakis知道的有3位，一位是當初演出5分鐘試拍片，花蓮縣太魯閣族的Pitero；另一位是南投縣賽德克族曾秋勝（後來在電影中飾演莫那·魯道的父親——魯道·鹿黑）；還有一位則是宜蘭縣的泰雅族林慶台（牧師）。最後確定這個角色是由林慶台擔綱，不過保密到後製時期才正式曝光。

第二階段集訓則是選在靠近清流部落的北梅國中（南投縣國姓鄉）。進入到此階段的演員訓練，應該算是選角都確定了，主要訓練內容包括練習劇本族語與演員的基本體能。像徐若瑄、溫嵐、羅美玲等人，由於片中對白不多，所以在此階段都還未出現。在Dakis的印象中，在南投北梅國中實際練習族語腳本的大約維持在18-25人。



Dakis（右）翻譯族語劇本的情形。

第三階段集訓就移師到在台北捷運北投會館（台北市北投區），此階段除了持續練習族語劇本之外，主要邀請韓國與國內武行來訓練演員們的武打動作，而此階段演員集訓則大約有18人。

字字斟酌的劇本翻譯

Dakis原以為翻譯工作易如反掌，沒想到3個星期仍未完成，才發現並不簡單；最後總共花了1個多月才大致完成。期間修改多次，「我很怕被漢語框住了啊，那是很麻煩的事，其實裡面的對白也很不簡單啊！有文學性、哲理性、Gaya等對白，那個其實都不能開玩笑的！」例如劇中有一句「閃電削石」，憑藉「閃電是刀子，把石頭切掉」的概念，表達冒火花——「美麗」的意思。這讓Dakis傷透腦筋，「糟糕，我們的祖先從來都不覺得這是美麗耶，不會說那個是美麗。」但是除了照翻，也沒別的辦法，只能盡量選用意思接近的族語來呈現。另外像是「衝啊！」Dakis說：「我們從來都不會這樣，我們要打就直接打啦！比如說，就像平常，你會講一聲再打人嗎？不可能用喊的嘛！」

諸如此類的痛苦實在不勝枚舉，但為了因應劇情需要，Dakis還是會設法翻譯。「衝啊！」就翻成「把你的膽子拿出來！」年輕人看了都不禁佩服：「喔，郭老師你好厲害，怎麼知道要用這個字？」Dakis表示，自己可以接受劇本的漢語意思，但不能直譯，只有自己努力朝向族語的習慣用法去意譯。一郎對莫那說：「你要到日本的神社嗎？還是要到我們的祖靈之地…」像是這樣的對白，Dakis就斟酌用「祖靈之家」，意即房子



Dakis（右二）擔任電影隨拍族語顧問，有族語的地方就有他。

已經蓋好了，廣義來說可以視為部落的意思。只是他萬萬沒有想到，這種情況的發生頻率竟高達一半。

第一次翻譯的時候，Dakis辛辛苦苦、一字不漏地翻譯；劇組人員卻來電：「郭老師可不可以比較口語化？導演說不能用。」Dakis當下聽得很不悅，索性不翻了，後來工作人員「又是e-mail，又是電話」，但Dakis仍生氣地掛掉了，叫他們自己翻譯。不過，Dakis後來想想「對喔！演電影對白要口語化」，才又重新調整族語劇本。

有族語的地方 就有Dakis

因為時間已經非常緊迫，劇組都待在埔里農會附近的一間民宿，環境比較安靜。Yoyo（翁雅晴）和楊鈞凱都來協助我們一起錄音。當時Dakis又找了同是Tgdaya的伊婉·貝林、曾秋勝兩位一起做翻譯。其實曾老師很早就有翻譯，但對羅馬拼音不甚熟悉，對中文的掌握度較不足，Dakis深感翻譯工作必須同時熟悉兩種語言，才能翻得適切。最後，Dakis等人重新調整翻譯內容中較具爭議的部分。由於主要演員們前往北梅國中參加

集訓在即，Dakis等人一邊修改、一邊錄音，提供演員練習。

當翻譯及錄音如火如荼進行時，Dakis也找退休國中教師黃美玉幫忙教族語，由於黃美玉對本族語很有興趣，也深得Dakis的信任；可惜因教學嚴格，上了2周後有演員對黃老師不太禮貌導致其退出，而換曾秋勝老師接棒。Dakis說，曾秋勝雖然比他年輕1-2歲，但表達族語的方式很有味道，像部落老人一樣，是那種讓人想學也學不來的味道，聽他講話很令人沉醉，有時會到起雞皮疙瘩的程度。加上曾秋勝對表演充滿興趣，於是Dakis就請他用族語版劇本來教族語。

體能訓練方面則是由曾伯朗（曾秋勝的兒子）擔任教練。曾伯朗本身是體育系畢業的角力國手，體能訓練很嚴格，每天都要讓主要演員們消除啤酒肚、流汗。這些演員們一方面要練族語，也要練演技，還要體能訓練。

演員集訓第三個月來到台北「捷運北投會館」，Dakis也跟著北上繼續族語練習。此時的訓練都要加上動作，有韓國的武行加入劇組行列。到台北一段時間後，劇組才與Dakis正式簽約，並說：「郭老師，要跟著到現場啊！」起初Dakis也搞不清楚狀況，以為現場聽聽就可以走了，結果卻是只要出現任何族語，哪怕只有一句，也得在場。

從不知道電影如何拍攝的Dakis就在一旁看著，那段期間過得十分辛苦。第一次拍攝是在桃園復興鄉的小烏來約9天，Dakis才曉得原來只要有族語的部分，自己就要在旁邊聽，簡直無法休息。除非是打鬥場面，沒有族語對話；不過這種機會頂多2-3次，一次是在高雄港拍攝1895年和清朝官在海上的片段。不同場景間的移動稱做「移動日」，Dakis只能趁移

動日回家睡個兩天、看看太太，「不然會把太太都忘掉，不好！」劇組在台中縣、桃園縣（小烏來）、宜蘭縣之間移動的動線很長，Dakis非得跟車不可，否則就太累了！

工作壓力 來自族人期待

電影拍攝期間，賽德克族人都曾對Dakis表達不滿，大概是「你拍這個片子到底是在拍什麼？他們都亂改你還這樣幫他」的意味。再者，最嚴重的就是指責魏導消費原住民。（關



Dakis（後排左）在片場工作的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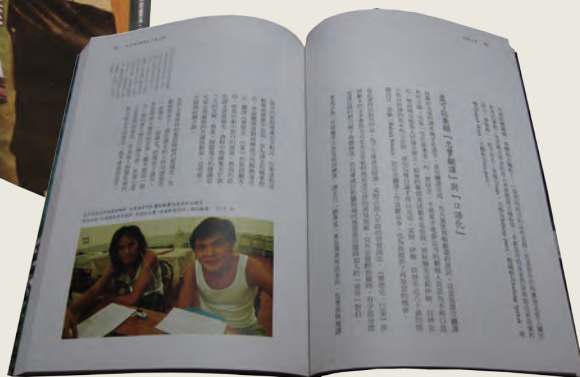
於這些質疑，Dakis在《真相·巴萊》書內有撰文提及。) Dakis的情緒大受影響，「我在幫忙沒有錯，但人家有給我薪水，雖然薪水有時候不準時發，但我都簽約了，我只是在工作，我在賺錢，我剛好也沒什麼事嘛！賺個2-3萬的零用錢也不錯啊！我是工作人員，我和導演沒有關係，和劇組人員是同事。」

族人們認為「Dakis可以影響導演、阻止錯誤的拍攝，但是他卻不建議導演」。對此Dakis表示，其實魏導早已規劃要根據分鏡圖來拍攝，如果向他提出不要這樣拍，「他會很頭痛，就拍不下去！」當然Dakis有時也很堅持，曾向魏導提醒3-5次，就是關於年幼族人將日本房舍推倒、刺向屋內女人及小孩的片段，「導演這樣可以嗎？」Dakis認為那一幕不太好，但導演的意思是不要刺到，保留動作而不再有後續畫面。

其實Dakis自己的想法是，導演一直在挑戰——「真相」。霧社事件變得歲月悠久，它的真相大家口耳相傳，流傳到今天，都沒人能夠確定是真是假。導演對劇中莫那殺太太與孫子的劇情的理解，不一定是不真或不合理，至少與部落所流傳的主流說法不一樣；而就Dakis所聽聞，應該是小孩子上吊後換女性族人上吊，莫那·魯道再用槍自殺。魏導也因此倍感壓力，將這部分模糊處理（但電影中清楚呈現莫那用槍殺了自己的太太）。類似的情形還有好幾件，Dakis都只能說：「看你們自己拿捏，你要這麼拍，我也沒意見，不過我的族人可能會有意見，很難接受。族人會說，我都在旁邊，怎麼不說？」



Dakis所著的《真相·巴萊》揭示大銀幕外的歷史真相及隨拍札記。



「劇中有些關於Gaya的句子，用漢語直譯過來反而不正確」，Dakis也未料會承受這些「責任」與壓力，令他感到心力交瘁，有時也很難過。感嘆之餘卻也只能默默承受，咬緊牙關還是得做下去，「就是要承擔啦！」其實劇組要讓Dakis以總顧問肯定這段期間所為電影所付出的一切，第一時間他是拒絕的，並認為「畢竟還有長輩，不可隨便」。所幸回到埔里後，有時和族人朋友喝兩杯，會對Dakis說：「不要怕，我們支持你！」尤其是Takun；唯Mona至今比較不贊成拍這部電影。

透過電影 提振民族認同

Dakis覺得，藉由《賽德克·巴萊》這部電影的拍攝與上映，要讓孩子們知道，這雖然是一部電影，卻也為大家提供瞭解霧社事件的機會，以及對賽德克族歷史文化的認識。尤其就他近日所聽聞的，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上映後，更加深族人的民族認同，甚至對身為原住民族感到與有榮焉，這就是電影所帶來的影響。◆